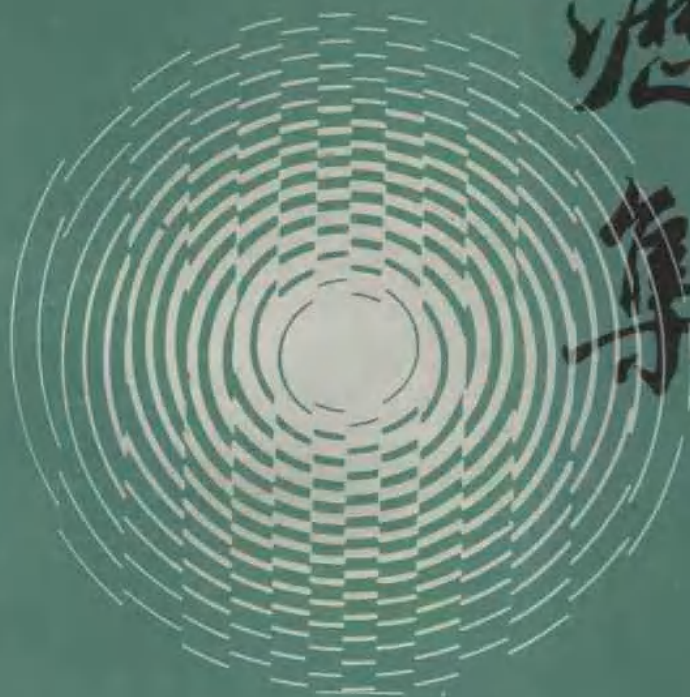


陶澐集

包明德 著





淘 瀝 集

包明德文藝論文選

包明德 著

軍事誼文出版社

1993 • 北京



(京)新登字: 121 号

淘 沥 集

包明德著

★

军事谊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字数: 180 千 插页: 7

1993 年 10 月第一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7-80027-549-3/I·167 定价: 6.60 元

作者小传

包明德，1945年生于科尔沁草原巴音塔拉。青少年时期在辽宁渡过，在彰武县读的小学 and 初中，在阜新市读的高中。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比较文学研究班、中共中央党校进修深造。

70年代开始，陆续在《光明日报》、《语言文学》、《人民日报》、《青年文学》、《人民文学》、《文艺报》、《文论报》、《博览群书》、《小说月报》、《民族文艺报》、《内蒙古日报》、《实践》、《草原》、《美术》等报刊上发表文艺评论文章100余篇。

1984年，发表于《光明日报》的《功于简洁妙在传神》，获内蒙古自治区首届文学创作索龙嘎奖。

1984年，《论〈驼峰上的爱〉及其他》在《草原》月刊发表后，《作品与争鸣》、《内蒙古社会科学》等刊物相继转载。

1985年，与他人合作出版杂文、随笔《新潮集》。

1986年，出版文艺评论集《文苑思絮》（本部文集重收其中部分文章），获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987年，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文章《民族精神的火先》，获蒙古族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1987年，发表于《文艺报》的文章《鄂温克狩猎文化的艺术再现》，获第二届文学创作索龙嘎奖。

1988年，与他人合作编写出版《斯诺在内蒙古》学术论文集。

1988年11月，出席全国第五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1988年12月，出席自治区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选为自治区文联副主席。

1989年春，被批准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90年，发表于中国《美术》的文章《在传统和现代的幽径

FFCS 1/5

中探寻》，获第三届艺术创作萨日纳奖。

1990年8月，被中国作协和国家民委聘为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委员会评委。

1990年11月，评聘为社会科学副研究员。

评论界的同志认为“包明德是一位责任心极强，同时又是一位艺术直觉悟性极强的评论家。”“在评论对象身上，满载了评论家的感情之液，渗透和凝聚着评论家的心智”，他“不是为做文章而做文章的，他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感而发的。他对杰出诗人和作家的崇敬，和青年文学爱好者的交流，对具体作品的批评和颂扬，对文坛的思虑，都倾注了他的感情，注入了生机勃勃的生命。在这些方面，包明德确实无愧于读者”。“对古今中外的评论对象的谙熟，并将各种人物形象及文学现象在文章中随心切入的能力，都显示了他的文学功底的深厚，显示了他的才气”。“质朴无华是包明德文艺评论的基本特征，独特的评论技巧是他文艺评论的具体表现，而简洁则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音符’，它们象一曲和谐乐章，共同构成了包明德精妙而独特的艺术风格”。（《精妙独特的艺术品格》）。

作者现任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常务副主席；曾当过中学语文教师、大学文艺理论教师；历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内蒙古分会副会长，内蒙古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中国“三S”（斯特朗、斯诺、史沫特莱）研究会内蒙古分会秘书长，中国蒙古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民族文艺报》编委。

包明德被收入《中外文学评论家辞典》、《中国文艺家传集》、《内蒙古人名录》、《世界华人文化名人传略》等辞书。近年曾带内蒙古艺术团、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苏联、蒙古国和泰国。



包明德近影

海君萬里喜月引一話

新漢嘉氣生二百年

事如少事話到情深

忘後深

一九八〇年七月一日自
美返京機中同人

李向平成經年書贈

明德日公指云 九月十日

吾生也有涯，而
知也無涯。

朱莊子的贈

包明頌曰古，并心考也。

馮牧

目 录

作者小传.....	(1)
-----------	-----

文学评论

论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	(1)
文学评论的典范.....	(6)
文学创作中的人性问题.....	(9)
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之镜鉴	(13)
学习鲁迅 解放精神	(16)
鲁迅理想中的战士	(20)
贵于简洁 妙在传神	(23)
关于《斯巴达克思》的商榷	(27)
采采流水 蓬蓬远春	(29)
从牧童到诗人	(32)
梦的灵光与美的潜流	(37)
论《驼峰上的爱》及其他	(42)
二论《驼峰上的爱》及其他	(49)
激情横溢的女作家	(56)
独特文化积淀的艺术再现	(61)
在动态中表现民族特点	(64)
艺术的折射与哲理的回观	(66)
比篝火更红的诗情	(70)
呼唤正直透明的灵魂	(73)
愿天下猎枪都颤抖	(76)
形象大于思想一例	(78)

善人未必不是强者	(83)
理解挥洒的光与热	(85)
草莽里啼血的杜鹃	(89)
昨日时光的回音	(92)
一株带刺的米兰	(94)
小说《人啊，人》的偏谬	(96)
新时期内蒙古文学管窥	(103)
草原文坛溢新彩	(110)

艺术评论

论历史剧《蔡文姬》的主题	(113)
在传统和现代的幽径中探寻	(118)
两种视角 两样风色	(122)
珍惜和发展蒙语戏剧	(124)
奋斗凝结的心灵投影	(126)
情系万物 画真语直	(130)
《老曹小传》的艺术特色	(133)
《马可·波罗》中的忽必烈	(135)
污泥里的莲花	(137)
《木屋》中的桔子	(139)
野兔肉和柳条筐	(141)
八十年代的创业者	(143)
千秋胜负在于理	(145)
值得讴歌的爱情	(147)
土坯屋里的落差	(149)
此生愿走天涯路	(152)

文艺专论

值得记取的几点经验	(154)
-----------------	-------

八十年代的内蒙古文艺·····	(158)
略论文学系统的开放性·····	(165)
努力促进文艺的发展·····	(168)
重视文艺期刊的导向作用·····	(170)
文学报刊系统方法思考·····	(173)
抓精品 促繁荣·····	(179)
文学新秀的苑囿·····	(181)
面向时代 面向人民·····	(186)
不应玷污通俗文学的名声·····	(190)
写人物传记锁谈·····	(192)

文艺随笔

有胆有识的著述·····	(195)
歌德赞中国文学的启迪·····	(197)
有感于歌德之谜·····	(199)
斯诺的创作精神·····	(201)
卖花姑娘的心香·····	(205)
序日本诗人《草原之旅》·····	(207)
走出文学的误区·····	(208)
《内蒙古摄影》发刊词·····	(210)
《故事天地》首刊寄语·····	(212)
访苏实录与感言·····	(214)
文坛泰斗友誼先驱·····	(217)
听李准谈民歌·····	(219)
遗笑后人的阮元·····	(220)
让文学陶冶你的心灵·····	(221)

论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

文学的世界性，是指在相当的审美层次上，从内容到形式诸方面，世界各民族对某一民族文学作品的认同，共识或共鸣。中国的楚辞、唐诗，古希腊、罗马的神话，印度泰戈尔的诗，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俄国普希金的诗，等等，跨洋过海，流年轻代，为各国各族人民所喜爱，所阅读，所传颂，其中的历史意识，哲学理趣，道德观念及艺术上的价值，为世界各族几代人和几代作家所汲取，对于提高人类的文明素养（人的质量），对于各民族文学的发展，起到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这类文学作品可以说具有较强的世界性。

文学艺术审美的世界性，是个内蕴极其丰富而科学的概念，浅层理解会流俗，深不可及会神秘化，偏执狭隘会自我隔绝，僵化停滞更其有害。

用强、弱来表述文学的世界性不一定准确，但世界性肯定有突出和鲜明的程度问题。某一民族的人们，对其他民族的文学，或多或少会有感兴趣的东西，但不可轻易溢之为“世界性”。歌德当年曾对一部中国传奇（据说是《风月好逑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它很值得注意”并由此夸赞道：“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俗和飞腾动荡的诗兴……”（《歌德谈话录》）。这部中国传奇在国外产生了影响，特别对于歌德这样的审美主体来说能引起共鸣，不可谓没有世界性，但综合考察，这部作品的世界性并不强。

文学的世界性，或说具有世界性的文学，不等于“全世界的文学”，更不等于“文学方面的世界主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话：“资产阶级，由于开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念看来，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世界的文学”是在一定意义上讲的，不可理解为现阶段存在一种超越时空、凌驾于各民族之上的“世界的文学”。“中世纪的欧洲是属于世界主义的，它被基督教和拉丁文化统一起来；文艺复兴时期，共同的人文主义则把欧洲的作家们结合起来，到了十八世纪，欧洲竟然法国化、哲学化了。这初期三个阶段的世界主义实际上是时间长短不一的语言统一时期——至少是承认一种被普遍运用，并受到热爱的语言占了优势的时期。随着浪漫主义的出现，民族独创性被肯定了。”（马·法·基亚《比较文学》）还有许多文艺理论和实践现象可以说明，“文学的世界主义”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不存在的。我们讲文学的世界性和文学的“世界主义”或“世界文学”是有质的不同的。

文学的民族性，是指一种文学在各民族文学的比较中，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所显现出的差异性、个性色彩。

对于文学的民族性问题，古今中外的学者、作家和评论家有诸多论述。这些论述在很多方面意思是趋于一致的，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一是没有深入讨论下去，二是歧见很多，其中也不乏谬见。在这个问题上，研究得深、把握得准的作家还要看俄国的果戈理和中国的鲁迅。果戈理有句听起来老而又老的话：“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的无袖长衫，而在于具有民族的精神。诗人甚至在描写异邦的世界时，也可能有民族性，只要他是以自己民族气质的眼睛、以全民族的眼睛去观察它，只要他的感觉和他

所说的话使他的同胞们觉得，仿佛正是他们自己这么感觉和这么说的”。鲁迅曾说到一个外国人，自幼生长在中国，自以为是中国通，其实不然，许多事情做起来并不象。所以文学的民族性尽管是多侧面的立体结构，但其核心是“民族的眼睛”和“民族的精神”。

民族题材是文学民族性的构成因素，但有时却是最不能说明问题的，张承志的《黑骏马》写的是蒙古族或草原生活的题材，但他的作品可不是蒙古族文学。他是用他本民族的眼睛来看草原生活的，是用他本民族的精神来观照草原生活的，因而很多东西看起来很不象。但文学的民族性又不能“唯成份论”。李准是蒙古族的子孙，木华犁的后代，但他的《大河奔流》，《李双双小传》等，不能说成是蒙古族文学。莎士比亚的有些作品取材于他国，但他的作品是英国文学，鲁迅是地道的中国作家，普希金是十足的俄罗斯诗人，泰戈尔是纯正的印度诗人。这类作家，他们生命的根深深扎在本民族生活的土壤中，他们的天性与心灵与他们本民族血肉相联，与本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他们熟悉本民族的历史沿革、文化传统，他们有深厚的民族文学的造诣，他们习惯和熟悉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抒情方式，他们掌握着丰富的民族语言。

“每个民族都有两种哲理：一类是学究式的、书本的、郑重其事的、节庆才有的；另一类是日常的、家庭的、习见的。这两种哲理通常在某种程度上彼此接近，只要谁想描写一个社会，他就必须认识这两种哲理，尤其是必须研究后一种”。（《别林斯基论文学》）别林斯基的这些观点、读起来似乎很旧，领会起来新意无穷，深意无限。当代文坛上某些趋潮的作品根本谈不上什么民族生。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他们缺少对这两种哲理的学习和研究，他们没有抓住民族精神更深更有价值的方面，他们没有认真研究民族的历史和风俗。他们注重的是一些时兴的文学符号和浅层的流派，他们仅凭感觉捕捉的往往是一些表层现象。

倘对民族性狭隘的理解，则文学的民族性就是封闭的、确定的、抽象的概念，这种理解是排他的、停滞的。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性是开放的、发展的，是个动的流程，是在人类发展的阳光下熠熠闪光的宝石，是在历史长河中喷涌而出的珍贵潜流。

有鲜明的民族性，才有世界性，世界性是民族性的追求，是民族性的理想。世界因各个民族而多彩，各民族的艺术在世界上争芳斗妍。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万里长城是中国的，它也是世界的；金字塔是埃及的，它也是世界的。这样一种提法是积极的、发展的、前进的观点。但目前直至久远，我们所应注重和强调的应该是民族的。文学的民族性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是难于随风摇摆的。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及其文学，对英国，对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在英国很快即出现了以柏克为代表的民族保守主义的反作用。巴尔扎克、莫里哀、雪莱、托尔斯泰等，无论他们的视野如何开阔，知识而怎么宽，他们也还是属于法国、英国或俄国。英国出不了巴尔扎克，法国出不了普希金，俄国出不了莫里哀，英国、法国和德国出不了鲁迅。

民族性的鲜明和稳定，与民族的狭隘性是根本不同甚而是相对立的两个命题。因此说越是民族的东西，越能走向世界，主要是指作品体现了民族有价值的积极的方面，独特性鲜明的方面。同时，又很少狭隘保守的东西，甚而体现出受外国外族的有益影响。法国莫里哀在国外的影响大大超过了拉辛。这是因为相对说来，拉辛民族的保守性较强，而莫里哀人道主义和美好的人情味，却更容易冲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在世界上产生广泛久远的影响。

马列主义告诉我们，“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某种为该民族所有，为其他民族所无的珍贵特质。这优越的方面和珍贵的特质，必然应得到充分的发展，各民族之间也要互相学习吸收这些珍贵优越的方面。这和学习吸收的过程，就是个发展，这个发展是渐进的过程，是复

杂的过程，是个“化学反应”的繁杂过程，是人类质量提高，生活走向理想的过程，是个多样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的优越方面在世界的比照和借鉴中在突出，在强化；而整个人类的质量在提高，在丰富，在不断地色彩纷呈。所以才说世界性是个追求，是个理想，是个难于绝项的高峰。肤浅的求同论，是反科学的，是有害的。这实质上是单一论，终止论。没有矛盾和差异的世界是个死灭的世界。中国人诚朴，就更诚朴吧；德国人严谨，就更严谨吧，法国人浪漫，就更浪漫去吧……这诚朴，这严谨，这浪漫，在相互的影响参照中，不可能一成不变，都会日新月异，它们的发展不可能是简单的循环和再现，更不可能得到孤立的发展。文学的世界性和民族性及其相互关系也是这个样子的，各个民族的文学，从题材、思想立意、价值观念到文学形式、创作方法和艺术技巧，都有比较优越的方面。民族的文学，必须深深地扎根于本民族生活的土壤中，同时必须放开视野，善于学习和借鉴外国外族那些有益的东西，以丰富和强化自己。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对立统一关系是无穷尽的，是个世远年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世界文坛因各种民族文学的存在和发展，而呈现绚丽多彩的局面；各民族的文学又在多彩多姿的局面中，不断汲取他民族有益的艺术养料而得到不断的发展。

文学评论的典范

《神圣家族》或称《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所谓《批判的批判》以及“神圣家族”都是对当年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一伙的代称。由此可知，《神圣家族》这部著作是清算鲍威尔一伙所遵奉并宣扬的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思辨哲学就是黑格尔哲学。这种哲学，企图把客观存在和客观世界的发展服从于人所主观构想出来的规律。它从抽象到具体，从观念到实在，把人和自然界中一切活生生的东西，都说成是某种绝对观念的派生物，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完全给颠倒了。而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在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安排等方面，正是体现了这种思辨哲学的思维方式。为便于读者理解小说及其评论者施里加，《神圣家族》首先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从而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许多重要观点。由马克思执笔的第五章和第八章，把文艺批评结合于哲学论争，对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及其评论者施里加进行了鞭辟入理的分析 and 批判。其所阐发的文艺见解，是革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石，是我们进行文艺研究和文艺批评的光辉范例。

小说《巴黎的秘密》是十九世纪法国小说家欧仁·苏的代表作。它以鲁道夫公爵微服出访，赏善罚恶为线索，通过妓女玛丽花，罪犯操刀鬼，教书先生，猫头鹰，工人莫莱尔，女佣路易莎等人的关系和命运，反映了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巴黎的社会生活，重点表现的是下层人民的生活和命运。在《神圣的家族》的第八章，马克思除了对《巴黎的秘密》的整个结构进行批判之外，主要分析了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在第二节《揭露批判的宗教